

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学术文库

桓谭年谱



□ 孙少华/著



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
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(CHINA)

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学术文库

桓谭年谱

孙少华/著



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
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(CHINA)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桓谭年谱/孙少华著 —北京: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, 2012 10
(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学术文库)
ISBN 978-7-5097-3614-2

I ①桓… II ①孙… III ①桓谭(约前 20~56) - 年谱
IV ①B234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166228 号

·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学术文库 ·

桓谭年谱

著 者 / 孙少华

出 版 人 / 谢寿光

出 版 者 /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

地 址 /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

邮政编码 / 100029

责任部门 / 人文分社 (010) 59367215

责任编辑 / 于占木 周志宽

电子信箱 / renwen@ssap.cn

责任校对 / 李 惠

项目统筹 / 宋月华 张晓莉

责任印制 / 岳 阳

经 销 /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市场营销中心 (010) 59367081 59367089

读者服务 / 读者服务中心 (010) 59367028

印 装 / 北京季峰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/ 787mm × 1092mm 1/16

印 张 / 22

版 次 / 2012 年 10 月第 1 版

字 数 / 335 千字

印 次 / 201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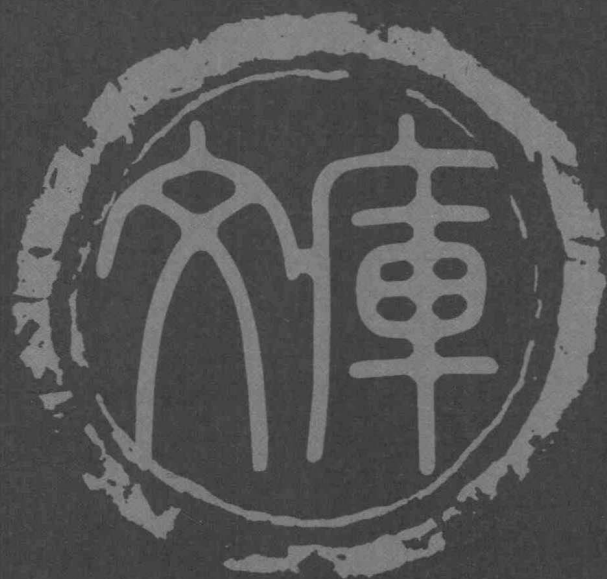
书 号 / ISBN 978-7-5097-3614-2

定 价 / 69.00 元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,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

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学术文库



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
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(CHINA)

出版前言

文学研究所学术文库经过本所学术委员会的郑重推荐，将逐年推出本所学者以青年为主体的新作。由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已有“博士文库”、“青年文库”，这个文库更多的是留下他们在“青年”、“博士”之后继续前行的足迹。基于建所重在出人才、出成果的思路，期待着这里能涌现出一批将来的名家的今日之名作。

自1953年建所以来，我们就执著地追求谦虚、刻苦、实事求是的所风，力戒浮躁，崇尚有根底的创新。创新而无根底，易成泡沫；讲根底而欠创新，易成老木疙瘩；创新与根底并重，才是我们增长实力、开拓新境的基本方法。文学所一代代学者的成长，都在实践着这一基本方法，避免了追波逐流或攻关抢滩之弊，培养了一批为中国现代人文建设做着实实在在工作的学人。如果要我不那么谦虚地说一说文学所的长处，这长处就在于从前代学者就开始了的文献功夫和贯通意识，以文献站稳脚跟，以贯通迈开脚步，以新材料、新思维、新发现，走向现代学术的深处、广处和前沿。因此我们也有理由以殷切的眼光期待，期待这个学术文库成为文学所的学风、学养和学术基本方法的历史见证。有期待的写作与有期待的阅读，其可成为人生之乐事乎？

走进新纪元的文学研究所，总要有一种与我们民族全面振兴相适应的文化姿态和文化行为。小康社会应有学术文化的“小

康”。文学所近期正在启动三项学术工程：其一是这套“学术文库”，主要收集以中青年学者为主的新作，代表着我们的希望。其二是“文学研究所集刊”，重点发现本所学者见工夫、有分量的长篇论文，展示我们的学术阵容和实力。其三是“文学研究所学术汇刊”，重新汇集出版本所在1950年代以来的重要学术史文献，包括“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”、“古典文艺理论译丛”、“现代文艺理论译丛”以及“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”，还准备选刊一批重要学者的名作精品，这反映着我们应该继承弘扬的传统和值得珍视的历史记忆。文学所和它的学术委员会愿为这些学术工程付出不懈的努力，以开辟文学研究的广阔的途径和富有生气的新境界。谨请学术界高明之士和新锐之友不吝赐教。

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

学术委员会主任 研究员

杨 义

二〇〇六年七月十六日

整理说明

桓谭年谱类著作为数不多，笔者所见，主要有苏诚鉴《桓谭》附《桓谭年表》、钟肇鹏和周桂钿《桓谭王充评传》附《桓谭年表》，另钱穆《刘向歆父子年谱》、陆侃如《中古文学系年》、刘跃进《秦汉文学编年史》等书，有桓谭生平事迹资料，一并参用。日本学者大久保隆郎《桓谭年谱考》，由于并非逐年系年，故仅选择性使用。

桓谭的生卒年，争议较多，我们没有采用前人的现成结论，而是综合前人众说与各种文献记载，在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，为桓谭生平划定了一个大致的时间段。

桓谭是跨越两汉，历仕汉成、哀、平、王莽新朝、刘玄更始、东汉光武六朝的著名学者。他生活的时代，大致与刘歆、扬雄、王莽同时，且正逢古文经学初步兴起，音乐、天文、养生、谶纬与阴阳学说等思想极为盛行的历史时期。关于桓谭生卒年问题，历来争议较大。前人对桓谭研究已有综合述评〔张子侠《建国以来桓谭研究述评》，《淮北煤师院学报（社会科学版）》1997年第1期。以下资料多参本文，恕不一一赘注〕。在此基础上，我们拟对其再行思考。

前代史书与类书引桓谭《新论》有关其生卒年的资料颇夥：

《太平御览》卷二百一十五：“桓谭《新论》曰：‘余年十七，为奉车郎中，卫殿中小苑西门。’”

《北堂书钞》卷一百二：“桓子《新论》：‘吾少时为奉车郎，孝成帝出祠甘泉河东，见部先置华阴集灵宫，武帝所造，门曰“望仙”，殿曰“存仙”，欲书壁为之赋，以颂美二仙之行。’”

《艺文类聚》卷七十八：“后汉桓君山《仙赋》曰：‘余少时为

中郎，从孝成帝出祠甘泉河东，见郊先置华阴集灵宫。宫在华山下，武帝所造，欲以怀集仙者王乔、赤松子，故名殿为“存仙”。端门南向山，署曰“望仙门”。窃有乐高妙之志，即书壁为小赋以颂美，曰：夫王乔、赤松，呼则出故，翕则纳新。天矫经引，积气关元。精神周洽，鬲塞流通。乘凌虚无，洞达幽明。诸物皆见，玉女在旁。仙道既成，神灵攸迎。乃骖驾青龙，赤腾为历，蹑玄厉之擢罪，有似乎鸾凤之翔飞，集于朮葛之宇，泰山之台。吸玉液，食华芝，漱玉浆，饮金醪。出宇宙，与云浮，洒轻雾，齐倾崖。观仓川而升天门，驰白鹿而从麒麟。周览八极，还崦华坛。汜汜乎濫濫，随天转璇，容容无为，寿极乾坤。”

《后汉书·桓谭传》：“其后，有诏会议灵台所处，帝谓谭曰：‘吾欲以谶决之，何如？’谭默然良久，曰：‘臣不读谶。’帝问其故，谭复极言谶之非经。帝大怒曰：‘桓谭非圣无法，将下斩之！’谭叩头流血，良久乃得解。出为六安郡丞，意忽忽不乐，道病卒，时年七十余。”

今人多参照这些材料进行了各方面研究，但对桓谭生卒年却众说纷纭，多有争议。今将一些主要观点胪述于次。

(1) 汉元帝建昭三年（公元前36年）至汉光武帝建武十二年（公元36年）说。邱耐久、汪廷奎认为，建武十二年之前，天下未定，光武又崇尚节俭，不可能有兴建明堂、灵台等大型建筑的举动。建武十二年，军阀割据的情形结束在望，天下行将实现统一，故桓谭因议灵台地址被贬而死的时间应在建武十二年，即公元36年。参照“年十七为奉车郎中”、“少时”随帝出祠、卒时“年七十余”等史料，桓谭的相对生年应在公元前36年（邱耐久、汪廷奎《桓谭生卒年代考》，《广东社会科学》1985年第3期）。

(2) 汉成帝建始二年（公元前31年）至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二年（公元46年）说。姜亮夫、陶秋英在《桓谭疑年的讨论》中认为，桓谭极有可能是永始四年（公元前13年）随汉成帝出祠，如此，其生当于成帝建始二年（庚寅），其卒在建武二十二年以前（姜亮夫、陶秋英《桓谭疑年的讨论》，《杭州大学学报》1962年第1期）。

(3) 汉成帝阳朔元年（公元前 24 年）至汉光武帝建武中元元年（公元 56 年）说。姜亮夫《历代人物年里碑传综表》等采此说。姜亮夫认定，绥和二年（公元前 7 年），桓谭随汉成帝出祠，上推十七年即为阳朔元年（公元前 24 年）；其卒在汉光武帝建武中元元年（公元 56 年）。

(4) 汉成帝阳朔二年（公元前 23 年）至汉光武帝建武中元元年（公元 56 年）说。刘汝霖《汉晋学术编年》卷三据汉成帝绥和二年（公元前 7 年）祠甘泉、河东，又据《续汉书·礼志》立明堂乃中元元年事，考证桓谭当生于此年。陆侃如《中古文学系年》从之。今人多从此说。

(5) 汉元帝永光元年（公元前 43 年）至汉光武帝建武四年（公元 28 年）说。捷克斯洛伐克学者鲍格洛在其《桓谭的年代》和《再谈桓谭的年代》中提出了这一说法。他根据六安郡省并于建武十三年（公元 37 年）的史实，推断桓谭不会卒于该年之后。他据《后汉纪》建武四年条下记述了桓谭受宋弘举荐、罢给事中以及他两次上疏等事，认为这一年极有可能就是桓谭的卒年；他又根据桓谭享年有“七十”和“七十余”两种历史记载，认为“桓谭的年龄为六十九岁至七十二岁”，照此推算，其生卒年当以“公元前 43 年到公元 28 年为最可能”。董治安先生主编的《两汉全书》采纳此说。

(6) 生年在汉成帝阳朔二年（公元前 23 年）之前，卒年存疑说。曹道衡先生《桓谭生卒年问题志疑》认为，桓谭的年龄恐怕比刘汝霖推测的要大，他出仕的时间也比绥和二年为早。他的生年应早于阳朔二年（公元前 23 年）（曹道衡《桓谭生卒年问题志疑》，《辽宁大学学报》1990 年第 3 期）。

(7) 汉成帝永始元年（公元前 16 年）至汉光武帝建武中元元年（公元 56 年）说。臧知非《桓谭生卒年考》认为，据《后汉书·光武帝纪》中元元年“初起明堂、灵台、辟雍”，桓谭因选灵台地址对奏不合上意被贬而死，其卒年“当在是年”。又按其卒时享年七十余，其生年应在公元前 16 年前后（臧知非《桓谭生卒年考》，《徐州师院学报》1987 年第 4 期）。

(8) 日本学者大久保隆郎《桓谭年谱考》将桓谭生卒年定于汉元帝永光四年（公元前 40 年）与汉光武帝建武七年（公元 31 年），年七十一〔大久保隆郎《桓谭年谱考》，《福岛大学教育学部论集》（人文科学）第

21 之 2, 1969 年 11 月]。

(9) 钱穆先生认为桓谭生年在汉元帝永光元年(公元前 43 年)之前, 卒年在汉光武帝建武初年。钱穆《刘向歆父子年谱》称: “《后汉书·桓谭传》: ‘谭哀、平间, 位不过郎。傅皇后父孔乡侯晏深善谭。时高安侯董贤宠幸, 女弟为昭仪, 皇后日疏。谭说晏谢远宾客, 并诫后勿使巫医方技, 傅氏得全。’按: 谭卒在建武初年, 年七十余, 则其生年, 盖与歆、莽略同时, 及是当逾四十矣。”(钱穆《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》, 商务印书馆 2005 年版, 第 88 页) 钱穆先生认为桓谭卒在“建武初年, 年七十余”, 其生年“与歆、莽略同时, 及是当逾四十矣”, 这个“是”, 指的是汉哀帝建平四年(公元前 3 年), 据“逾四十”算来, 桓谭则必生于汉元帝永光元年(公元前 43 年)之前。

另外, 还有汉成帝鸿嘉元年(公元前 20 年)前后至汉光武帝建武中元元年(公元 56 年)说、汉元帝竟宁元年(公元前 33 年)至汉光武帝建武十五年(公元 39 年)说、汉元帝永光四年(公元前 40 年)至汉光武帝建武八年(公元 32 年)说、存疑说, 等等。

大致说来, 前人对桓谭生卒年的说法各有援据, 不无道理, 但也有很多偏颇之处。如众人对“初起明堂、灵台、辟雍”、“道卒”、“年七十余”等关键词的理解, 还是有值得商榷之处。

毫无疑问, “年十七为奉车郎”是考察桓谭生年的一个关键点。虽然有人怀疑这种说法不一定可靠(韩晖《桓谭生年质疑》, 《新疆大学学报》1997 年第 3 期), 但没有切实证据, 故我们还当信从此说。另外, 桓谭与扬雄、刘歆的交往, 也可作为考察其生卒年的依据。

历史明确记载的汉成帝出祠甘泉、河东, 凡四次: 永始四年(公元前 13 年)、元延二年(公元前 11 年)、元延四年(公元前 9 年)、绥和二年(公元前 7 年), 我们现在所做的, 就是进一步考察这四个年份哪一个符合桓谭“年十七”这个条件。

范晔《后汉书》称其“出为六安郡丞, 意忽忽不乐, 道病卒, 时年七十余”, 刘珍《东观汉记》、袁宏《后汉纪》亦皆称其“七十余”卒; 明陈禹谟补注《北堂书钞》称“案谭时年七十余”。可见学者多以桓谭卒时在七十岁开外。唯谢承《后汉书》称: “桓谭年七十, 意非毁俗诸儒, 出为六安郡丞, 感而作赋, 因思大道, 遂发病卒。”(四库全书本)似乎

谢承认为桓谭年七十而卒，其《后汉书》似与他书所记有差异。

但是，范晔《后汉书》桓谭“出为六安郡丞”与“道病卒，时年七十余”之间，有一个时间差；谢承《后汉书》称“桓谭年七十，意非毁俗诸儒，出为六安郡丞，感而作赋，因思大道，遂发病卒”，其“年七十，意非毁俗诸儒，出为六安郡丞”与“因思大道，遂发病卒”之间，也有一个时间差。

尤其值得注意的是，各书所记桓谭“道病卒”，谢承《后汉书》则称：“桓谭年七十，意非毁俗诸儒，出为六安郡丞。感而作赋，因思大道，遂发病卒。”由谢承记载分析，好像桓谭只是在七十岁时出为六安郡丞，但并未“道卒”，而是在“感而作赋”之后才“发病卒”。孔广陶校注本《北堂书钞》（中国书店1989年版）引称桓谭“年七十，补六安郡丞，感而作赋，因思大道，遂发病”云云，称其七十“补六安郡丞”、“发病”，未言其卒，亦可证谢承说并非空穴来风。

由谢承的记载我们可以得出两个信息：第一，桓谭七十岁时出为六安郡丞；第二，桓谭“发病卒”时并非七十岁，实际上已逾七十。这样看来，谢承的记载与其他各书的记载还是一致的。另外，范晔《后汉书》与其他各书记载的“道病卒”，很像是谢承《后汉书》所言“因思大道，遂发病卒”之误，即各书在记载之初或流传过程中产生了脱字现象。如果确实如此，对范晔《后汉书》称桓谭“道病卒”的记载，就应该重新认识。

关于桓谭卒年，还有两条线索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：“其后，有诏会议灵台所处”与“出为六安郡丞”。

关于这两条线索，《资治通鉴》卷四十四的记载可以给我们很多启示：“是岁，起明堂、灵台、辟雍，宣布图讖于天下。初，上以《赤伏符》即帝位，由是信用讖文，多以决定嫌疑。给事中桓谭上疏谏曰：‘凡人情忽于见事而贵于异闻。观先王之所记述，咸以仁义正道为本，非有奇怪虚诞之事。盖天道性命，圣人所难言也，自子贡以下，不得而闻，况后世浅儒，能通之乎！今诸巧慧小才、伎数之人，增益图书，矫称讖记，以欺惑贪邪，诳误人主，焉可不抑远之哉！臣谭伏闻陛下穷折方士黄白之术，甚为明矣；而乃欲听纳讖记，又何误也！其事虽有时合，譬犹卜数只偶之类。陛下宜垂明听，发圣意，屏群小之曲说，述《五经》之正义。’

疏奏，帝不悦。会议灵台所处，帝谓谭曰：‘吾以讖决之，何如？’谭默然，良久曰：‘臣不读讖。’帝问其故，谭复极言讖之非经。帝大怒曰：‘桓谭非圣无法，将下，斩之！’谭叩头流血，良久，乃得解。出为六安郡丞，道病卒。”

《后汉书》称“有诏会议灵台所处”，与“起明堂、灵台、辟雍”并非同一事。故以“起明堂、灵台、辟雍”的中元元年作为桓谭卒年，值得商榷。很多学者认为，“有诏会议灵台所处”与“起明堂、灵台、辟雍”之间，有一个时间间隔。这种说法有其道理。因为第一，《后汉纪·光武皇帝纪》记载“是岁，起明堂、灵台、辟雍”之后，又以“初议灵台位，上问议郎桓谭”云云，转为叙述往事。而且桓谭非讖被光武“良久乃解”之后，又有“谭以屡不合旨，出为六安太守丞”，“屡”字显示“初议灵台位”与“出为六安太守丞”之间，应有一个时间段。《资治通鉴》采纳了这种记叙方式，在“是岁，起明堂、灵台、辟雍，宣布图讖于天下”之后，亦以“初”字领起转入倒叙桓谭反对讖纬与出为六安郡丞及“道病卒”事。可见，中元元年并非“有诏会议灵台所处”与桓谭出为六安郡丞之年，当然也并非其卒年。第二，《后汉书》、《太平御览》卷四百八十三引《东观汉记》与《资治通鉴》称桓谭出为“六安郡丞”，《后汉纪·光武皇帝纪》、《文选》卷五十四李善注引《东观汉记》与明王祎《大事记续编》卷九称其“出为六安太守丞（之官）”（《文选》卷五十四刘孝标《辩命论》李善注：“《东观汉记》曰：‘桓谭字君山，少好学，遍治五经。光武即位，拜议郎，诏会议云台。上问谭曰：‘吾以讖决之，何如？’谭不应，良久对曰：‘臣生不读讖。’问其故，谭颇有所非是。上怒曰：‘桓谭非法，将去斩之。’谭叩头流血乃贯，由是失旨，遂不复转迁，出补六安太守丞之官。意不乐，道病卒。”），“郡丞”与“太守丞”应属于同一职官。据《后汉书·郡国四》：“庐江郡，建武十年省六安国，以其县属。”《宋书·州郡志》：“庐江太守，汉文帝十六年，分淮南国立。光武建武十三年，又省六安国以并焉。”《后汉书·肃宗孝章帝纪》：“（元和二年五月，）改庐江为六安国。”《东观汉记·丁鸿传》：“元和二年，车驾东巡狩……三年，以庐江郡为六安国。”《资治通鉴》卷四十四胡三省注：“贤曰：‘六安郡故城，在今寿州安丰县南。’余据《郡国志》，建武十六年省六安国，以其县属庐江郡。谭出为郡丞，不必在是

年。《通鉴》因灵台事并书于此。”《后汉书考证》：“庐江郡，注：‘建武十年省六安国以其县属。’按建武十年应作十三年。后章帝元和二年，复改庐江为六安国。至章和二年，和帝即位，复省六安入庐江，此注未明。”据《后汉书·光武帝纪》：“（十三年）二月……六安属庐江。”据此可知，六安国入庐江当在光武建武十三年（公元37年），则桓谭出为六安郡丞时间必在建武十三年之前。如此，建武十三年，桓谭至少已经七十岁。也就是说，桓谭生年至晚当在汉元帝竟宁元年（公元前33年）。本此，上面所说的那四个汉成帝出祠的时间，都不符合桓谭任奉车郎的条件，因为如果桓谭在这四个年份满十七岁的话，至建武十三年，桓谭皆不满七十岁。故桓谭为奉车郎的时间，或者不在这四年之中。

检索史书，汉成帝除了这四次赴甘泉、河东，在鸿嘉元年（公元前20年）还有一次“微行”。《汉书·成帝纪》：“（二月）上始为微行出。”张晏曰：“于后门出，从期门郎及私奴客十余人，白衣组纈，单骑出入市里，不复警蹕，若微贱之所为，故曰微行。”《资治通鉴》卷三十一：“（鸿嘉元年）二月，壬午，上行幸初陵，赦作徒；以新丰戏乡为昌陵县，奉初陵。上始为微行，从期门郎或私奴十余人，或乘小车，或皆骑，出入市里郊野，远至旁县甘泉、长杨、五柞，斗鸡、走马，常自称富平侯家人。”这次出行甘泉，汉成帝虽然属于“微行”，但应该少不了奉车郎中的侍奉。桓谭以奉车郎身份从汉成帝赴甘泉，或在鸿嘉元年（公元前20年）二月辛丑。

然而，《北堂书钞》、《艺文类聚》引桓谭《新论》，称“孝成帝出祠甘泉、河东”、“从孝成帝出祠甘泉、河东”，其时桓谭当为“奉车郎中”。《汉书·郊祀志》：“建始元年，徙甘泉泰畤、河东后土于长安南北郊。永始元年三月，以未有皇孙，复甘泉、河东祠。绥和二年，以卒不获佑，复长安南、北郊。建平三年，惧孝哀皇帝之疾未瘳，复甘泉、汾阴祠，竟复无福。”据此，如果按照桓谭《新论》所言，桓谭从汉成帝赴甘泉、河东“出祠”，当有两种可能的时间：第一，建始元年（公元前32年）；第二，永始元年（公元前16年）与绥和二年（公元前7年）之间。第一种情况，即以建始元年桓谭十七岁算来，至建武十三年当超过八十岁，不合史实；第二种情况，实际上也就是史书记载的汉成帝赴甘泉的永始四年（公元前13年）、元延二年（公元前11年）、元延四年（公元前9年）、

绥和二年（公元前7年）四种说法，上文中实际上我们已经做出了否定。

《北堂书钞》卷一百二引《新论》：“吾少时为奉车郎。孝成帝出祠甘泉、河东，见部先置华阴集灵宫，武帝所造，门曰‘望仙’，殿曰‘存仙’。欲书壁为之赋，以颂美二仙之行。”桓谭颇有闲暇，竟然在集灵宫“书壁为之赋”，并且据四库全书本《北堂书钞》记载，桓谭作赋还是“承命”而作。这与《汉书》记载的汉成帝他们出祠甘泉、河东的庄重仪礼颇有不合。我们可以认定：桓谭所称此次“出祠甘泉、河东”，有可能并非朝廷正式行为，而是汉成帝的个人举动，故桓谭才能以优游之心游玩、作赋。其时甘泉祠皆罢，桓谭《新论》“出祠”之说，只不过是当时汉成帝掩人耳目的“托辞”而已。

本此，我们即将桓谭从汉成帝赴甘泉宫的时间，定在鸿嘉元年（公元前20年）二月辛丑，本年，汉成帝微行甘泉，桓谭十七岁，以奉车郎随行，则其生年当在汉元帝建昭三年（公元前36年）。由此时至建武十三年（公元37年），桓谭已逾七十。按照谢承记载桓谭七十出为六安郡丞的说法，其出为六安郡丞的时间当在建武十年（公元34年）。

建昭三年（公元前36年），扬雄十八岁，刘歆约十五岁，王莽十岁，桓谭一岁。钱穆《刘向歆父子年谱自序》以为，“桓谭、杜林与歆同时”；《刘向歆父子年谱》以为，桓谭卒在建武初年，年七十余，其生年与刘歆、王莽略同时，至建平四年（公元前3年）已逾四十岁（钱穆《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》，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，第88页）。我们将桓谭生年系于建昭三年，与钱穆先生“桓谭、杜林与歆同时”、“其生年与刘歆、王莽略同时”的推断比较接近。

又，王先谦《后汉书集解》卷十八上《桓谭传校补》称：“谭于西汉成帝时，即以父任为郎，又为乐府令，历哀、平两世，凡十一年。又更新莽、更始，至建武初元，凡二十年。其齿当已六十矣。卒年仅七十余，则仕光武朝不过十许年也。”（王先谦《后汉书集解》，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，第1035页）我们认为，王先谦之说不无道理，故桓谭卒年当在建武十九年（公元43年）之前。上文说过，桓谭七十岁出为六安郡丞，其后“因思大道，遂发病卒”，这个时间不会太久，我们系于一年之内。建武十年（公元34年），桓谭七十岁出为六安郡丞，结合王先谦“卒年仅七十余，则仕光武朝不过十许年”的推断，我们可将桓谭卒年定于建武十

一年（公元 35 年），此时，桓谭七十一岁。

我们得出的结论，未必成为定论，但是，我们考证的这个时间段，大致符合桓谭生活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文学思想等历史背景，将这段时间作为研究桓谭年谱的参照，是可行的。

最后，需要说明的是，本书的主要意图，是想通过编排桓谭生平事迹，梳理讖纬思想在当时产生、流变的轨迹，讖纬兴起的政治与学术原因，以及桓谭与讖纬思想的关系；同时，通过桓谭《新论》对古文经书的记载，考察古文《易》、《尚书》、《礼记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等古书的出现与流传情况。

凡 例

一、桓谭是两汉之际与刘向、刘歆、扬雄、班氏家族都有学术联系的重要学者。其生卒年多有争议，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其一生的活动时间做出一个大致判断。这段时间，关乎两汉复杂的学术与文学风尚，将桓谭放在这个时间段内，并将其思想与时代学术风尚进行一个同步的梳理，是有意义的事情。

二、本年谱对当时与桓谭有关的重要学者如刘向、刘歆、扬雄等，重要的政治人物如王莽等的活动，多有载录。

三、桓谭学术思想与谶纬、音乐、古文经学、天文、历法、科技等思想多有关系，故多录当时有关天文、五行、灾异、神仙思想、养生、经学、音乐等文献记载。对当时文学、学术思想的变迁，则以按语形式附录于后。

四、桓谭《新论》文字多取朱谦之《新辑本桓谭新论》，部分取自唐宋类书。

五、本书资料，多引钱穆《刘向歆父子年谱》、刘汝霖《汉晋学术编年》、陆侃如《中古文学系年》、刘跃进《秦汉文学编年史》、苏诚鉴《桓谭》附《桓谭年表》、钟肇鹏和周桂钿《桓谭王充评传》附《桓谭年表》、大久保隆郎《桓谭年谱考》等，鉴于资料繁富，未能一一赘注。

目 录

整理说明·····	1
凡 例 ·····	11
桓谭年谱·····	1
附录一 桓谭及其《新论》相关研究论著目录 ·····	299
附录二 桓谭传记与《新论》序跋题识 ·····	307
附录三 桓谭及其《新论》评价与引用资料 ·····	315
参考书目·····	331